

公孙梦 著

无影侠医  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## 第九回 贈 寶

胖和尚牛眼一翻：“金汉斗，人呢？”

金汉斗冷声道：“人给你们劫走了，叫老夫哪儿去找？”

胖和尚道：“谁说我们劫走的？”

宋星瞧见镇乾坤王国安、毒砂掌李德贵全在，便冷笑一声：“本大侠瞧见这个王国安、李德贵挟持着明德禅师在开封走呢！”

王国安、李德贵不安地瞪了他一眼。

胖和尚喝道：“原来就是你小子玩的手脚，还不快把人交出来！”

金汉斗怒道：“休要无理取闹，快把拙荆与犬子放了。”

胖和尚嘿嘿笑道：“放人么？没那么容易的，你若交不出倪浩，只要你交出一样东西也是可以的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。”

“在下不知道。”

“好，就算你不知，告诉你，‘宝鼎神丹秘籍’，什么时候交来，就什么时候放人。”

金汉斗吃了一惊：“什么‘宝鼎神丹秘籍’？真是闻所

未闻，让在下哪儿去找？”

胖和尚不耐烦了：“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让你瞧瞧你才会死心！”

随即对左右喝道：“把人现出来给他瞧瞧，免得他舍不得交了秘籍！”

适才带领金宋二人上山的汉子，抬头向侧面山崖上喝了声：“放人！”

金汉斗、宋星也随之仰望。

只见陡壁上露了两个头出来，随即又缩了回去。俄顷，只见一男一女被四肢倒攥捆在一起，从悬崖上放下来，放到两丈左右，便停止了，两个大汉手执钢刀，比个要砍绳索的架式，望着下面的首领。

金汉斗心胆俱寒，大叫一声：“秀娥、天祥！”

悬崖上随即传来两声微弱的应答：

“夫君……”

“爹爹……”

胖和尚狞笑道：“瞧见了么，只要你敢动一动，上面就把绳索砍断，到那时你就只有拣两团肉饼回去了，哈哈！”

金汉斗气得浑身颤抖：“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畜牲，我金汉斗与你等无冤无仇，却这般狠毒，你们……”

宋星赶忙以传音入密对金汉斗道：“前辈要处之泰然，不可在贼人面前失态，先假意答允对方条件，再设法救援夫人和令郎。”

金汉斗闯荡江湖一生，自持功力很强，闻言忙深吸一

口气，平静下来。

和尚道：“听清条件了吗？什么时候把‘宝鼎神丹秘籍’交来，什么时候就放人！”

金汉斗道：“一言为定！但届时何处与你等联络？”

和尚道：“这个么，也容易，明年七夕到此地换人，再不交出秘籍，必失活口！”

金汉斗道：“请教法号。”

和尚冷笑道：“岐山四凶禽座下黑符令主屠龙大佛爷是也！”

金汉斗道：“原来是岐山四凶禽座下，失敬、失敬，今日暂时别过，他日再来领教！”

屠龙和尚喝道：“限期一年，决不再延，明年七夕到此交货，届时领人，无货可交，过时收尸！”

“限期一年，时间太长，今日了结，彼此两便！”崖上突然传来人声。

众人侧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年青人立在悬崖上，笑嘻嘻地望着他们。悬崖上吊着的两个人质，已是无影无踪。

金汉斗、宋星见是李剑心，人必已被救出，当下欣喜若狂。

李剑心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，等待何时！”

金宋反应敏捷，立即腾起身形，向谷外掠去，几个起落间，听到后面一片杂乱，料敌已追来，便将功夫提足，如腾云驾雾，瞬间跃到了山顶，接着马不停蹄，掠到了上山小道上。

但是，他们担心李剑心带着两个伤号行动不变，怕被屠龙和尚一伙人截住，便没有再跑，停下来商议。

宋星道：“不知李兄弟从何处绕下山？”

金汉斗略一思忖：“就在此地等等看。”

话声未了，就听后面有人道：“二位，等什么？快走！”

两人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瞧，天，李剑心一手挟一人，正在他们身后四丈多的地方。

宋星惊得连声叫道：“好兄弟，好本领，在下算服了。”

他嘴里说着，脚并未停下，与金汉斗两人全力飞跃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两人尽管已把功力提到十成，可半步也没赶上李剑心，仍然和李剑心保持着四丈距离。

宋星本是江湖上后起的高手，一身功力足以傲视江湖，今日与李剑心一较，方知“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”这句古训，半点不假。对李剑心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不多时，他们已下了泰山。

金汉斗接过妻子，将她背在背上，金天祥仍由李剑心背着，走不多时，总算雇到一辆马车，遂由金汉斗与妻子儿子同乘，李剑心、宋星则走在车后，以抵挡追来的匪人。

黄昏时分，他们进了泰安城，找了间大客栈住下。李剑心忙着替金夫人和金天祥诊脉。

倪秀娥年届五十，但容貌秀丽，毫不显老，只因受了折磨，又被点了穴道，人已憔悴不堪。至于金天祥，年龄不过二十四岁，生得方面大耳，十分英俊，几个月的摧残，人只剩皮包骨头。

李劍心探查母子二人受的禁制，立即以元陽神功替二人沖穴。不大会，母子先後解了穴道。為防止激動傷體，李劍心點了二人睡穴，讓他們休息一夜，有話明日再說。

宋星這才有機會問李劍心救人的經過。

原來，李劍心先是隱在山崖上，待黑衣人帶走金宋時，他便跟在後面。到坡地時，他離金宋二人十多丈。屠龍和尚讓手下將倪秀娥母子吊下來，他當即展開幻影迷踪從側上了山崖。山崖上有四個黑衣人土匪把風，兩個手持鋼刀作砍繩狀。李劍心毫不費力就點倒了他們，將倪秀娥母子救起，當即點了他們的睡穴，然後出聲接屠龍和尚的話，誘使他們包抄追趕自己。其實，他並不從其他方向遠遁，等屠龍和尚一千人眾兩側包抄上崖時，他立即施展幻影迷踪，將功力提到極限，安然從匪人中間穿過，所以並不比金宋慢多少。

在李劍心說來，輕描淡寫，聽進金宋二人耳里，卻是十分震撼，連金漢斗也無從估計李劍心的功力到底多高，就別說認識他不久的宋星了。

經過說完，又議論起今日之事。

李劍心道：“當年倪老前輩出家修行，家中是什麼時候知道的？不會記錯么？”

金漢斗道：“決不會記錯，那是老人家出家五年後派人通知的。”

“那派來的人什麼模樣，還有記憶么？”

“是個不會武功的市民，毫不起眼，現在連模樣也忘

了。”

“倪前辈出家的事，就是此人告知的，家中人谁也没见，是么？”

“是的。老人家让那人转告说，已经看破红尘，被一高僧点化，如果家中人还有孝心，就不要来扰乱清修。老人家既这般说，还有谁能没有孝心，去违反老人家的心愿？”

“从那以后直到现在，家中人都没见过他老人家一面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想起来好不悔也！”

宋星岔言道：“今日在洞中听见的明德法师，会不会是假的呢？”

金汉斗想了想，道：“此老不会武功，想来不会有假，不过，也要防万一。”

李剑心又问：“上两月贤父女到玉峰山寻访倪老前辈时，一点也未看有什么不妥么？”

“我父女二人到了寺院，知客僧出来接待，提及明德禅师，知客僧答称禅师已走，出外访道，未提到何处拜佛。当时，我父女十分失望，未及细问明德禅师的情形，比如说，禅师到此十二年，法体可安啦之类，要是这般问问，也许就会明白老人家到底在不在此地了，只怪当时教人心切，闻知倪老人家不在，当即赶回。咳，现在悔之莫及！”

“由此看来，倪老前辈并未在玉峰山出家，那么，是谁来告诉家中的？在下是指那个暗中主使的人，他派人通知家中，倪前辈已出家，法号明德。明德禅师确有其人，今日洞中见了，那么，主使的人一定认识明德禅师，否则怎

会说得准确？因此，要寻找这主使人，还得着落在明德禅师身上，说不定禅师也认识他。”

宋星一拍大腿：“对呀，小兄弟这番剖析入情入理，我们需找明德禅师一查。”

金汉斗叹道：“明德禅师落在来历不明的红衣姑娘那帮人手中，天知道去哪里了。”

剑心道：“红衣姑娘要找的也是倪老前辈，明德禅师既然不是，想来不会为难于他。怕只怕屠龙和尚那般人，还不知道禅师并非倪老前辈，一发现他的踪迹就会抓了他，老禅师百口莫辩，只怕要吃许多苦头，而我们也无法找到他。”

宋星道：“兄弟所虑极是，我们得想出个办法来才好。不过，想起来也真怪，倪老前辈身上到底隐藏着一个什么秘密呢？”

金汉斗道：“按今日屠龙和尚所言，要我以什么‘宝鼎神丹秘籍’换人，莫不是与这本秘录有关？”

剑心道：“时下我们所知不多，就暂以此为根据，慢慢追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宋星道：“屠龙和尚一帮人必不甘心，只怕今夜找来呢。”

剑心道：“住在此地本不妥，但连夜奔波只怕伯母和大哥受不住。”

金汉斗恨声道：“老夫恨不得劈了他们这伙畜牲！”

宋星道：“他们人手多，防不胜防，依在下看，还是避

一避的好。”

金汉斗压下心头火气，道：“四凶禽座下，高手如云，如果四凶禽中到了一禽，事情也很麻烦，为安全计，只好连夜出城。”

剑心也赞同，于是金汉斗背负倪秀娥，李剑心背负金天祥，宋星断后，在屋中留下银子，从后窗跃出，越屋而去。

一夜狂奔，黎明时分已到董庄城外。

剑心将倪秀娥、金天祥解了穴，两人悠悠醒来。

在一片树林里，彼此谈起了遭遇。

倪秀娥母子受伤被俘，蒙面人用一辆马车将二人运走。母子二人均被点了睡穴，浑然不觉走了几天和到了什么地方。

醒来时，发现似在一茅舍里，地处荒僻，周围无人，到处树林障眼。

金天祥随即被带走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妖媚女子审问倪秀娥。

“你父亲倪浩何处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想吃些苦头么？”

“当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听说过阴魂搜脉大法么？”

倪秀娥不禁一惊：“听说过又怎样？”

“那就该知道厉害。”

“你们找我父亲作甚？”

“向他要件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老父离家十二载，至今音讯全无，怎能知道他有什么东西令你们志在必得？”

“向他要一本书。”

“书？什么书？”

“别多问。”

“你们好狠那！杀我弟全家，屠尽飞凤镖局上下百余人，你们是什么人？飞凤与尔等何冤何仇，竟下此毒手？”

那女的哈哈大笑：“待你那老鬼父亲落网，连你也要宰了呢！”

“无耻！”

“倪女侠，想骂就骂好了，我们‘四凶禽’座下，早就被江湖上骂得不亦乐乎。不过，骂我们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！你倪女侠也不例外。”说着突然伸手给了倪秀娥两耳光，直打得她眼冒金星昏了过去。

以后，审问时断时续，话题总围绕倪浩和“一本书”。不过，他们也没给母子俩上酷刑，只是让他们饿一顿饱一顿，甚至两三天不给吃的，直到后来，又把他們点了睡穴，醒来后已在山崖上，四肢被倒背捆着，用根粗绳吊在崖边，听到金汉斗声音时，还以为在梦中呢。

经过讲完，众人不胜钦佩。

金汉斗也讲了大概经过，直听得母子两人惊骇不已。

母子俩又向李剑心、宋星感谢一番。

剑心道：“且进城吃些东西，待伯母、大哥精神好些，在下替二位扎几个穴位，就可恢复精力，以应事变。”

众人均点头赞成。

进城后，找了家旅店众人饱餐一顿，人人精神大振。

剑心替倪秀娥、金天祥扎针，并以内力贯注，使两人形同健康之人，完全可以应敌了。

倪秀娥是行家，岂有不知之理，心下甚为感激，道：“李公子以真气度我母子二人，大伤元气，减损了功力，令我十分不安，其实，公子何必……”

剑心忙摇手道：“伯母不必如此，在下耗损些功力无妨，只需调息就能恢复的。”说着便盘膝打座，运功调息了。

众人都十分感动。要知练武人的真气比什么都珍贵，岂能布施于人？但李剑心就是这么做的，使倪秀娥、金天祥功力大增，而自己却减损了功力。

金汉斗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功力比过去增加不少，首先得益于李剑心为他运功疗伤，其次才是练天星内功心法。如今妻子儿子又受恩于他，真不知要如何报答才好。

而宋星心里却想，要说侠义，剑心这人才是真侠义，不惜亏损功力助人的人，天下只怕不多，即使他当场运气调元，也绝难恢复原来功力，能够交上这样一个朋友，也

不枉到世上来走一遭。

一顿饭功夫过去，李剑心似乎还未醒来，这比往日他运功调息的时间长，自然是亏损较多的缘故。直到过了整整一个时辰，只见他头上白雾缭绕，使众人吃惊的是，白雾中隐现红光，而且散出一股奇热，忙各运功相抗，但李剑心却已醒来。

“累各位久等了。”

金汉斗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大家商议决定。”

剑心道：“金前辈一家回关爷处，以便倪前辈、金大哥调养，宋兄还请护送。”

汉斗道：“你呢？”

剑心道：“敌暗我明，处处被动，在下拟再上泰安，寻找屠龙和尚一伙人，暗查其巢穴，然后回关爷处，再商对策。”

倪秀娥道：“少侠以真力度我母子，功力已然大减，必再觅地调息，少侠孤身一人，令人放心不下。”

剑心道：“此去为探消息，人多反而不便，容易泄露行踪，剑心一切小心就是。”

金汉斗道：“不如请宋大侠与你去，好有个照应。”

剑心道：“屠龙和尚欲图前辈一家，力量弱了，只怕不妥！”

宋星自然想与李剑心同去，但金氏一家安全非同小可，两者权衡，还是送金氏一门更为重要。当下，便表示了自

己的意见。

计议已定，双方互道珍重别过。

李剑心随即离开小店，大步过街，又往泰安而去。

傍晚，进了泰安城，便寻了家大客店住下，此店名叫“福安客店”，一共有三进院子，第三进是两层楼房。剑心住在楼上西厢房。

漱洗完毕，便到街上寻找酒楼，离“福安”不远，有座“鸿运酒楼”，只见灯火辉煌，十分热闹。他本不喜吵闹之处，但为了寻找线索，便不妨去热闹处坐坐。

上得楼来，只见宾客满座，座无虚席，小二忙过来接待，将他带到只坐着一个年青客人的桌子上，将他安顿坐下，随即背诵了一大串菜目，请他点菜。他点了三菜一汤，然后朝四座观看。

终于，他运气好，竟看到了那个叫镇乾坤王国安的家伙，正和五个人围坐大嚼。那五人俱都带着兵刃，想必是同伙。

“喂，你这个人架子好大啊，干么不理人家？”同桌的年轻人忽然开口了。

声音娇脆，听得耳熟。

剑心一怔，回过头来朝对方一看，可不，面熟得很呢，只不知在哪儿见过。

这年青人生得好俊，头戴方巾，一袭白袍，温文尔雅，一时看得呆了。

书生掩口一笑，嗔道：“噢，呆呆看着人家作甚？不害

臊么？”

剑心脸一红，忙道：“不知何处会过兄台，在下一时记忆不起，故多看了两眼，得罪之处莫怪。”

“谁怪你来着？你是真记不得小……记不得在下啦？”

剑心困惑地摇摇头，他当真想不起来。

“哟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哩，才隔一天就不认人了！”

“在下深感抱歉之至！”

“就由你去猜吧，喂，你怎么又回到泰安来了？”

剑心心道，此人好怪，怎么一副女子腔，刚想到这儿，忽然大悟，原来是她！便不动声色，一本正经回道：“有急事啊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既是见过面的熟人，告诉你也无妨，在下再来为的是一个老和尚。”

“找和尚？”书生“噗哧”一笑，“莫不你要出家？”

“在下还没娶妻，怎舍得去当和尚？”

“你……没羞，不正经，人家好好问你，胡扯些作甚？”

“老实话啊，怎么不正经了？莫非兄台就一辈子打光棍？”

“你……好啦好啦，不谈这些。你找和尚干什么？”

剑心故意叹了口气：“你不知道，那和尚一向诚心礼佛，却被一帮不讲理的强人抢走，这叫在下如何不着急？”

“有什么可急的啊？”

“本来那和尚也被我找到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伙强人中有个姑娘……”

“那姑娘怎样？说呀！”书生紧张了。

“那个姑娘啊，人倒长得不错，可说是貌美如花，俊俏得很。”

“啊，真的么？”书生高兴得绽开了笑脸。

“可惜，人虽美，心却……”

“心又怎么了？”书生关切起来。

“那姑娘人虽好看，却是个蛮不讲理的丫头，她啊，凶得很哩！眼睛一瞪如虎，银牙一咬似狼，她……”

他没有机会讲完，因为对方动了手。

一只鸡翅迎面电闪般向他飞来，他其实早有准备，这鸡翅本来就是扔来塞他嘴的，就老实不客气张嘴咬住，立即伸手取下，撕啃起来。倒把那书生看得目瞪口呆，她原以为这至少要让他掉两颗牙齿的。

书生一咬牙，举起筷子就要动手。

剑心忙道：“姑娘住手，在下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”

书生瞅他一眼：“你干么骂人？”

剑心道：“在下是后来认出姑娘的，但又拿捏不准，就以言相试，果然……”

“以言相试定要骂人家是老虎是狼么？今日不说出个理来，姑娘可不饶你！”

剑心道：“开开玩笑嘛，又不是存心骂人，姑娘该量大些才是。”

“哟，闹了半天，反是我的不是了？”

“不敢、不敢，在下得罪姑娘，罪该吃鸡翅，在下就把姑娘玉手亲赐，立即吃掉，以赎罪行。”

“嘻……”姑娘忍不住笑了，“看你在洞中时蛮老实的，原来也这般油嘴滑舌！”

剑心叹息道：“这也是走江湖的呀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剑心一想，这姑娘来路不清，可不能再提真名，免得又惹麻烦，便胡诌道：“在下姓白，名华，姑娘芳名可否示之？”

白华者，白话也。

姑娘道：“人家姓曹，名金玉。”

“金玉？唔，金玉良言，这名字取得好！”

“又来胡说了。”

“姑娘怎么扮了男装到此消遣？那两个凶霸霸的大红小红姑娘呢？”

“什么凶霸霸的？又想吃鸡翅了？”

这时小二端来了剑心点的菜饭，两人便未说话。

小二一走，曹金玉续道：“我来这里当然有事，要不，谁耐烦到这种嘈杂的地方来？”

“姑娘有何事？”

“别问我，该我来问你，你究竟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来找老和尚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找老和尚作甚？我已派人送他回玉峰山去

了。”

得到这个消息，剑心自然高兴。

“哦，姑娘原来是个大善人，好心人……”

“不对，是大恶人，眼睛瞪起来像老虎，牙齿咬起来……你这个人真坏死了！”

剑心嘻嘻一笑：“姑娘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“为了那个家伙，看见么，喏，那中间的一个，看见了？”

剑心一凛，她也跟踪镇乾坤王国安，该设法摸摸她的来路。

没等开口，姑娘反问他了。

“喂，那天你们上山，没和那帮人动手么？是怎么回来的？人救出来了么？”

剑心脑子转了几转，决定半真半假：“那天上山，没和人家动手，姑娘不是警告过我们么？说他们厉害着哩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，他们的来头大着呢！”

“什么来头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的主子更是惹不起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不就是岐山四凶禽么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姑娘一下变了脸色，“你凭什么这样说？”

“那是屠龙和尚说的呀！”

“这群畜牲，凭他也配？我……”姑娘神情激动，但忽然停住不说了。